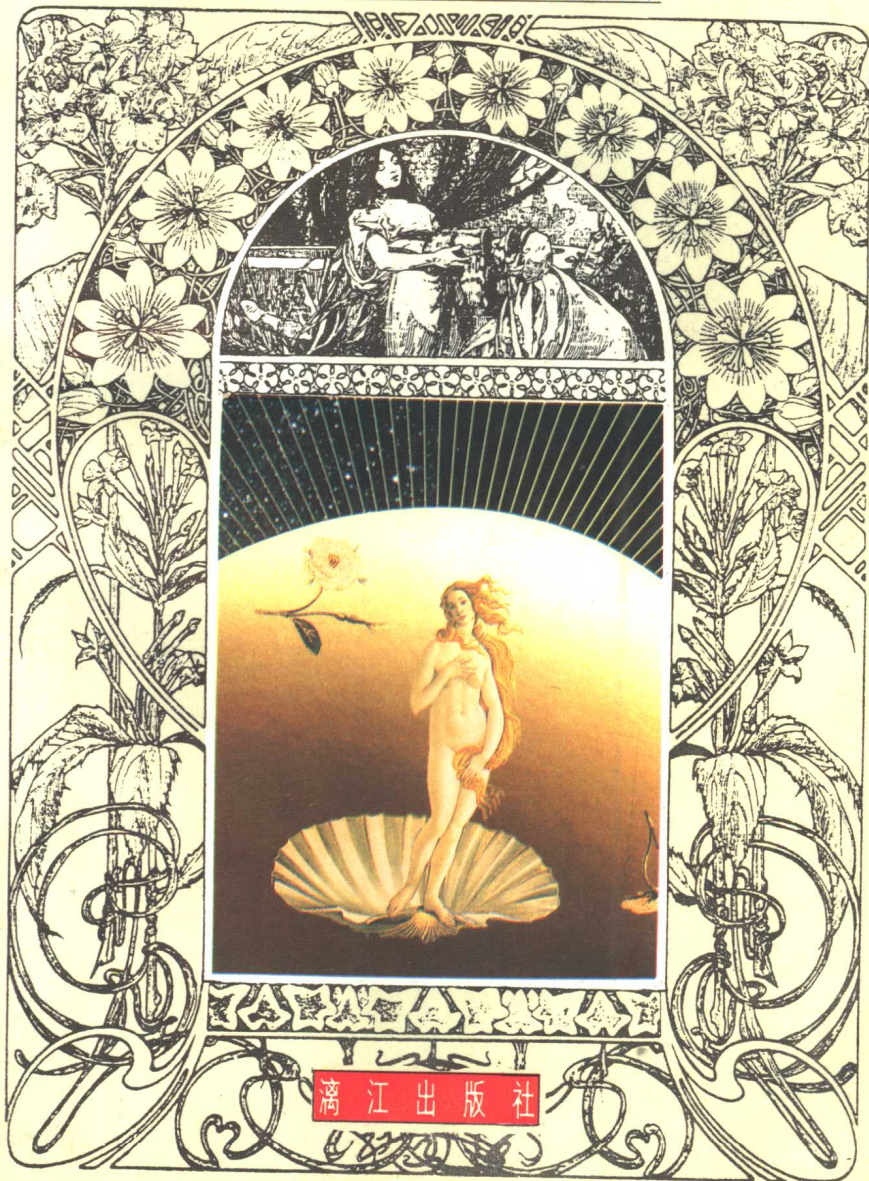


月亮姑娘之歌

LASSO RUNDT FRU LUNA

[挪威]阿·米克勒/著 裴显亚/译



漓江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版权登记：桂图登字 20-95-13

月亮姑娘之歌

〔挪威〕阿·米克勒 著

裴显亚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4 字数 381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5407-1753-x/I·1125

定价：1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阿·米克勒像



译者裴显亚在奥斯陆大学讲课

裴显亚 作家、翻译家、教授，执教于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外交学院，曾从事外交工作，现进行文学翻译及创作，著有小说、散文多种，译著有《饥饿》、《维多丽娅》、《铁手套》、《爱的奴隶》、《雪雁》等。

惟有文学纯洁

——代译序

□ 裴显亚

十多年前,《红宝石之歌》被列入一套文学丛书的选题时,决策者们显然不知道这本书曾经在北欧那块土地上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我作为译者,事先对此书也不甚了解。几番周折拿到书后,我将阅读的情况如实地告知出版社,他们含糊了事,我却从此爱上了这部作品。

从1957年初到1958年5月,奥斯陆市法庭及挪威最高法院对《红宝石之歌》公案做了一年多的审判,此案指控该书的作者米克勒及他的出版商哈·格里格违反挪威刑法B款第211条。这一条款规定对任何一个“印刷、出卖、展出或通过别的途径去散发诲淫文学、画册及此类出版物,或者同如此类罪行的附属品”,都应判处两年徒刑作为惩罚。诉讼过程中,国内一些名教授、名作家、精神科医生、神学家、出版商、内科大夫及其他北欧国家的主要文学评论专家出席,请他们作了文学、历史及哲学方面的深刻分析。法庭上挤满了观众,新闻媒介每天头版头条,对审判作了极全面的报道,使其成为挪威当代最轰动、最紧张的案

子。经过十八个月的辩论,最高法院以十二票对三票宣判《红宝石之歌》无罪,多数法官认为此书不属诲淫。随着时光的流逝,愿意提起那段历史的人不多了,而《红宝石之歌》在这个期间却重印了21版之多,连年走红,而且作者也名望大增。然而,从此米克勒销声匿迹,再没向世人展示过什么新作品,总是处在深深的沉默之中。他最亲近的人说,米克勒是一位非常严肃的作家,经历过那难忘的一年之后,他不是不愿再在文学的路道上跋涉,而是觉得出手的文字再没有超过他在这以前的作品了。他焚烧了一部部书稿。他宁可与世隔绝,默默无闻地过着清寒的日子。在他的余生,也许作家正在苦苦地孕育,寻获着文学的红宝石?

作家的执著使我对这部作品更为刮目相看,尽管这个选题当时被毙了,我还是不愿放弃,非要把它变成中文,让更多的人来辨其面目。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听说我受挫折后仍译这部书,便提出对我进行采访。采访仍然是老调重弹:该书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呢?还是诲淫书籍?我虽然心里有些犯嘀咕,但还是未加掩饰地向记者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红宝石之歌》的文学价值很高,尽管书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些性描写,但米克勒的叙述天才,表现人和事的、将温情和狂热浑为一体的手法,及流畅优美善于抒发的文字等,都是非一流作家可以匹敌的。更令人钦佩的是,作家敢于用那种最易触及人们神经的方式,向读者阐述了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谈的看法,并没有引起50年代在挪威那场争论中另一部分人的反应,没有勾起任何一个人的不快。采访录音实况在挪威国家广播电台播出后的个把礼拜,电台的驻京记者向我转达了米克勒的感谢,感谢我能理解他这部书的宗旨,并把它译介到中国。同时,他还带给我这样的信息:出于维护作品的严肃性,一、作者只承认两种英译本里

美国的全译本。二、作者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出版《红宝石之歌》之前一定要先出它的姊妹篇《月亮姑娘之歌》。我尊重作者的意愿，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并以戏剧性的办法才得到该书 Dell Publishing 版孤本的复制品。我边译《红宝石之歌》边找《月亮姑娘之歌》，这也是致使这两本书时至今日才出版的一个原因。

直至 1990 年，《红宝石之歌》的译文全部税稿，这时候我才有机会回过头来仔细地回味它的美。像西方的文学评论家说的那样，米克勒确实具有劳伦斯的功力和优美，并且有他独具的诗人气质和语言大师的天赋。米克勒书中的性描写不淫秽，不是为写性而写性来促使读者惊讶而给他们以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始终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向读者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作者在卷首就忠告人们：“此书应当读上两遍，它还包含着一个启示。”作者所写的是生活，逼真的年轻人的生活，而生活是离不开性的，就像生命离不开精神上或物质上的食粮一样。那些表现出来的情欲，要么出自年轻人的空虚无聊，要么出自他们的青春蠢动，要么出自他们不负责任的恶习，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大凡碰壁多的人，都往往从残酷的现实受到教训，在浪费了那么多精力，深深地受到良心的谴责之后，书中主人公找到了爱的所在。在故事有了头绪之后，主人公在一段自白中说道：“我过去认为，肉体上的满足就是一切，现在我明白了，那只是很初步的东西。今晚我才踏上了圣洁的土地。”尽管这样的小插曲未免显得过于谨慎了些，但那青年毕竟找到了爱情的红宝石，终究踏上了圣洁的土地。

《红宝石之歌》译完后，我正好有个机会访问挪威。米克勒的遭遇使我深为同情，他的才华使我更为仰慕，我对接待单位的先生说，如果可能，很想拜会一下作家。大概是为了弥补不能使我满意的欠缺，挪威作家协会主席和翻译家协会主席联名请我吃

饭，席间诙谐地说：“我们宁愿为你安排见易卜生！”他们的无可奈何让我感到见米克勒确实不易。他们非常认真地补充道，据他们所知，从那个案件后，他不见任何文化界人士，更没见过哪位外国作家。在挪威访问期间，文友们和我谈到过很多次米克勒，谈得很多，谈到他的聪慧，他的技巧……还谈到对他的佩服。通过这次访问，我又从挪威的同行们那里得知，米克勒是一位让人心服口服的作家。回国前夕，朋友们给我找到了《月亮姑娘之歌》的英译本，读完后，又是一次美的享受，于是我又把它当成文学精品翻译起来。

1993年夏，我被派往挪威作访问学者的时候，《月亮姑娘之歌》译事总算了结，我想借在挪威逗留期间对此书作一些了解，为日后出版做必要的准备。可是我跑了很多图书馆，查遍了资料，除在《月亮姑娘之歌》自己书皮上印的那些大西洋两岸报刊的褒奖之词以外，再没有找到有关它的文学评论。我想这也难怪，尽管《红宝石之歌》的封二上醒目地印着“由《月亮姑娘之歌》的同一作者著”来说明此书的成功，然而那个公案使得《红宝石之歌》的知名度却超过了《月亮姑娘之歌》。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评论界把米克勒比作劳伦斯，比作托马斯·伍尔夫是在《红宝石之歌》问世前的事了，可见米克勒绝非是因为那场官司才引起人们重视的。我在译这两本书的时候，对《月亮姑娘之歌》有些偏爱，虽说作者的文字同样优美抒发，作者同样都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我总觉得《月亮姑娘之歌》中的新尝试更多一些，它的挪威气氛更浓一些。我怕我这个外来者的感觉不准确，曾不厌其烦地请教过不同的挪威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要更喜欢《月亮姑娘之歌》。我记得有一次和毕约格·维克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谈起过《月亮姑娘之歌》，这位名震当今挪威文坛的女作家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这一来我

才松了口气，能为自己在译这两本书时如同本国读者那样来把握对作品的感情而庆幸。

我在挪威还是无法见到米克勒，算算回国的日子快到了，只好写信向他讨两本书的版权。信发出不日，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当对方说他是米克勒的时候，我脑子里油然出现的是挪威文学史上的这个名字，根本没有想到是作家本人，因为他是一个不可琢磨的人。我终于回到了现实之中，一边为自己感到突然而歉意地和他打着招呼，一边迅速地调整着思路准备和他谈点儿什么。我们很自然就把话题转到我译的他那两部作品上去了。那似乎是一段十分学术性的谈话，而米克勒又不失对客人的友好和热情。我们从人物的性格、语言谈到作品的结构以及在《月亮姑娘之歌》开头和结尾采用的那些探索性的手法。双方都毫无准备，但却非常真诚而又尽兴。大概我们都意识到时间不早了，米克勒建议找时间再聊后，我们才放下电话。那天是过了圣诞节的第二天，在人们仍然沉浸于欢庆的日子里，这位不被人理解的作家是否也做点文学孤独以外的什么事呢？我想着。这位伟大的作家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然非常健谈，思路敏捷、通晓世事，具有常人难有的那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最后他还没忘记对我说，关于《月亮姑娘之歌》和《红宝石之歌》两本书的翻译版权，他会尽快通知他的出版社的。那天晚上我有些意外的兴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次谈话竟是我们的诀别，就在我们通过电话的那个星期五晚上，米克勒与世长辞了。后来，GYLDENDAL 出版社的经理告诉我，从米克勒转给他们的信看，作家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签字同意把两本书的版权给我的，听后我心中产生一种无名的悲伤。

“惟有文学纯洁。”这是那天晚上米克勒对我说的一句话。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米克勒才从那次难忘的事件之后离开了

这个有许多不纯洁的尘世，去追求人生最纯洁的东西，向人们展示一颗作家的心。米克勒死后的情景多么清楚地体现了他对这项事业追求的执著。米克勒的死只有一条简单的消息报道，新闻界无法了解到他再多的东西。奥斯陆人只见过他常在寒风中漫步的身影，只见过他常常彻夜伏案的灯光，知道他很孤独，知道他在辛勤地耕耘；而现在只能是期待他身后向世界献出的“红宝石”了。挪威最大的报纸《晚邮报》从 GYLDENDAL 得知我在他们的首都，并且很可能是米克勒和外界最后交往过的幸运者，于是兴师动众地派出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到我住处进行采访。我一个没有见过作家本人的人怎敢妄言，整整一个下午，只说了些挪威当代几位作家和我接触中对米克勒的美言和一些中国中、青年作家读过我这两部译稿后的赞叹。那天下午雪下得很大，但是我们越谈越觉得温暖人心，因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的生活中又有米克勒这样真诚的作家。在记者告辞的时候，我向他们提了两点请求：第一，请他们在为这次采访留影时，尽量多取些窗外的大雪作为背景，以象征米克勒文学的纯洁；第二，在报道此次采访中，请勿用那些不干净的文字，以示世间应该多一些清白。我想这也是作家最大的心愿。两位记者明白我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报面上出现的照片背景广阔洁白，标题为《应穿晚礼服读的米克勒》。现在当我把米克勒的这两本书献给中国读者的时候，我希望再次重复作者的忠告：“此书应当读上两遍，它还包含着一个启示。”是的，西方人应该穿上晚礼服读这两本书，而我们，应该刷洗得干干净净，静静地坐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读，这样也才不枉费作者一世的苦心。

序 言

我们挪威人都很直率。

这部书是挪威的缩影，里面住着天使，也住着魔鬼；有君子，也有小人。不过这都是写在书面上的东西，到真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就徒劳了。书中所叙述的比现实生活还真实，比作者经历过的还真实，这也是作者的希望。他希望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比现实生活更真实。

这是一个挪威小伙子和他走向生活的故事——一支充满疑惧和信心的歌，一支充满易变、探索和热望的歌——有点不光彩和梦想成名的歌。

此书献给一位不知名字的挪威少女。

也许她仍健在。

也许她已早辞人世。

目 录

惟有文学纯洁

序言

第一部..... (1)

第二部 卡米拉圣地..... (15)

 前奏曲..... (16)

 第一章 通往金城..... (18)

 第二章 去卡米拉..... (50)

 第三章 囚笼..... (79)

 第四章 带围巾的鹰..... (116)

 第五章 船..... (133)

 第六章 校长..... (154)

第三部 宫西尔德..... (175)

 第一章 战斗的考验..... (176)

 第二章 铁人..... (199)

第三章	晚星·····	(230)
第四章	下一轮竞赛·····	(265)
第五章	她是这个家的一员·····	(292)
第四部	西孚 ·····	(327)
第一章	草原上的布娃娃·····	(328)
第二章	一个坏女人·····	(346)
第三章	当然·····	(368)
第四章	一落千丈·····	(388)
第五章	儿子回来了·····	(414)
第六章	漫长的夏季·····	(439)
第五部	巴尔德 ·····	(471)
	十二年后·····	(472)
第一章	月亮姑娘之歌·····	(474)
第二章	巴尔德，你听见了吗？·····	(488)
尾 声	·····	(510)

卷二 现代主义



第一部

十二年后
你再也不能回家了
——托马斯·沃尔夫

一个苍鹭样的高个子年轻人，正要去登卧铺车厢，他站在一边，给一伙拥下车的人让路。他把手提箱放在覆盖着积雪的站台上，擦了擦额头的汗。他刚才一直在跑。

人群里一个中年妇女着急地问道：

“他还没来？”

一个上了岁数的男子，厚厚的镜片后眼睛有些发红，冷冰冰地说：

“再有3分钟火车就要开了，我看他说什么也赶不上了。”

这伙人站在那里火冒三丈。很清楚，他们是在等一个人，一个不守信用的人。

站在这儿的这个人叫艾诗·布勒弗特，他是独自旅行。他突然想：“大家等的这个人准是坐在哪儿喝酒。他不想回家，一定是坐在哪儿猛喝，借酒消愁。”

艾诗·布勒弗特被挤得往后退了几个台阶。现在他能看见这个他正要上去的长长的卧铺车厢了，在高高站台灯光下，他能看见车厢的侧影。站台顶上，是一排黑糊糊的通风孔。这些通风孔罩儿朝下，在蓝灰色的夜空下，它们像小小的、熏黑了的骑士头盔。它们齐齐地呆在那里，空空的、暗暗的，像一排死神。

最终他再次够到台阶的时候，听见身后一个醉汉的大声的噪音。很清楚，那嗓门提得很高是为了掩盖喊话人的痛苦和惭愧：“我的表停了，正好表停了！我在奥尔加家里来着……没错，我们是喝过点儿。到奥尔加老头儿那儿，谁都得喝点儿。不过，喝的几乎都是咖啡，其实就喝了一点儿咖啡。后来，我的表就

停了！我们只好要了辆出租车。”

那个醉汉红涨着脸，被连拥带推地塞进了车厢里。“这下可逮住你了，你给我们老实呆在里面吧，滚回家去！”

艾诗听见那人嘟嘟囔囔骂着，在长廊的另一头使劲推打着。接着便是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各位请坐好！”艾诗马上又能看到，有些乘晚车回家的人，很快又会醉倒。

二

你知道在挪威乘晚车回家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吗？

也许是因为那块十分有限的空间，紧紧包围着你的那个卧铺格子，而你又不得不在那里过夜。漫游过荒野的人、饱览过无边无际的大海的人、感受过大片树林子里爽风的人、跨越过山峰的人，现在却整整 11 个小时都要像颠簸的货物一样，被囚在这严严实实的小盒子里面。想到夜班车，他心里就发冷。他讨厌外出旅游，他宁可骑一匹骏马奔驰整个庄园；他宁可让一双雪橇占着整个住宅；他宁可坐一骑摩托驶遍整个王国；他宁可乘一艘航船漂遍整个水域。

一想到乘晚车就会让你难受，就有些翻肠倒肚。

那种可怕从过道上就开始了：你得把箱子举过头，憋着气，尽量把肚子收紧，在箱子、盒子、人群中使足劲儿往里挤，而你周围的那些人又拿不定主意是下车还是不下，是往前还是往后。过道里还有一股强烈的烟灰、啤酒和弗吉尼亚香烟味。这边的隔格里一个孩子在哭；那边隔格一个窗户大开，想凉快一点，结果吹进来的是一股刺骨的冷风。过道里乌烟瘴气，你一个劲地咳嗽，眯着眼看门壁上的号码，紧咬着嘴唇。

总是有人比你先进到卧铺小屋，总是有个人和你面对面站